

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十



增入名儒講義 中興兩朝聖政卷之十七

高宗皇帝十七

正旦
日食

紹興五年春正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上在平江

金人去濠州

丙午詔戶部出錢四十萬緡付江西

漕司增市軍儲

丁未知樞密院事張浚奏敵入潛

江西
軍儲

師引去今已絕淮而北見行措置招集淮南官吏還

任撫存歸業人戶等事

上曰劉豫父子強誘敵人

擁眾南侵窺伺江浙其志不淺乃今一夕引去其所

亡失多矣然賊馬方卻而浚已能為朕措置如此可

善張
浚措
置

謂孜孜奉國知無不為也大臣和於內將相和於外

故舉措得宜而敵人知畏此其所以引去也 詔諸

買官
田舍

訪舊
宰執
邊事

論王
安石
變法

路州縣係官田舍委守令出榜召人承買拘催價錢起發已酉宰相趙鼎奏敵騎引歸皆自陛下聖畫素定然善後之計當屈羣策願詔前宰執各條具所見來上斷自聖意擇而用之上曰朝廷能採衆論則慮無不盡雖芻蕘之言儻有可采猶當用之况前宰執嘗在朕左右必知朝廷事沈與求曰國有大議就問老臣乃祖宗故事於是賜詔書訪以攻戰之利備禦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略令悉條上焉庚戌趙鼎曰祖宗差役本是良法王安石但見差衙前一事州縣奉行失當變祖宗舊法民始不勝其擾上曰安石行法大抵學商鞅耳自安石變法天

恢復
先求
人才

張浚
入見

命大
臣按
劾

下紛然但差役之法行之既久不可驟變耳 淮西
宣撫司統領官王進薄金人于淮降其將程師回張
延壽而還 辛亥 上謂輔臣曰恢復之圖所宜愛

日講究要須先求人才有人才則天下之事無患不

舉然用人才在於進君子去小人趙鼎曰臣待罪宰

相為 陛下分別君子小人而用舍之乃其職也敢

不奉詔 淮東宣撫司統制官崔德明敗敵於盱眙

乙卯張浚自江上還入見 丙辰 上謂趙鼎曰

大臣朕之股肱臺諫朕之耳目職任不同而事體均

一或有官非其所當罷黜者卿等宜亟以告朕不

必專待臺諫

臣留正等曰昔王魏善諫而房杜成其直宰相與
臺諫固同一體本無二致也譬之一家其保家之
子既爲之區處衆事訓飭長幼而其呵護非常攘
卻外禦者則責之強勇子弟期至於家之寧輯而
已初豈較其功之厚薄多寡哉今夫進賢退不肖
者宰相之職謹之於進退之初則敗事隨功者必
少雖臺諫無所論列可也惟其孔跖雜售梟鸞不
分是以臺臣不無排擊之紛紛而是非交攻至於
上動睿聽也其弊蓋出於宰相任恩而不任怨云
耳 太上皇帝先其責於宰相宜矣臣愚以爲聖
訓書成非獨可爲子孫方來之法凡爲宰相者亦

當敬書諸紳奉以周旋

曲赦
淮南

漸圖
恢復

丁巳詔江北敵馬已退應大臣及侍從職事官各
條具利害聞奏 詔權貨務每日入納錢以其半支
給見錢關子 戊午輔臣進呈曲赦淮南事目 上
曰敵雖退兵然南北之民皆吾赤子當示兼愛并容
之意中原未復 二聖未還赦又不可夸大第使實
惠加於兩淮百姓乃朕指也 上又曰敵已引退須
當漸圖恢復若止循故轍為退避之計何以立國
祖宗德澤在天下二百年民心不忘當乘此時大作
規摹措置朕亦安能鬱鬱久居此乎趙鼎曰時不可
失誠如聖諭事所可為者當謹以次條畫奏稟

龜鑑曰 聖明天子立志英明每念復讎未嘗不
有比死一洗之意考之國史聖心可見初年與輔
臣論恢復之由首論周宣復古之詩次論漢光武
尋邑昆陽之勝又其次論唐肅宗興復王室之盛
可謂志於規恢矣又嘗語宰執曰今當漸圖恢復
乘時大作規模朕安能鬱鬱久居此又謂宰執曰
今已六月下旬便可講防秋事朕當親率諸軍分
頭迎敵若依前遠避何以立國不曰修車馬備器
械外講禦敵之事更須講求則曰訓卒繕甲極力
措置今冬敵來似有可勝之理書車攻詩羊祜傳
造盾琴樣以示武備作金銀椀以旌射士教習舟

師修復馬政措置屯田精擇間諜其志蓋未嘗不
在鉅鹿也

庚申詔諸州禁卒日教射藝守臣旬按仍令憲臣
躬親按賞以備朝廷抽取拍試士兵射士亦令教習
歲終比較粗精以聞 辛酉詔故殿中侍御史馬伸
頃因言事死於貶所忠直之操念之奠然可特贈左
諫議大夫依所賜官與合得致仕遺表恩澤令諸路
州軍尋訪家屬以聞伸旣以斥死會趙鼎入相 上
記其忠乃有是命 壬戌張浚奏臣頃者出使川陝
橫遭誣謗蒙陛下特降宸翰翰辨明之使臣一旦昭雪
死無所畏 上曰朕方屬卿中原之事不可輒以曩

毀譽
考實

韓忠宣
世
東撫淮

上得
馭將
之道

日誣謗過自畏縮况毀譽之來當考其實齊威公所
以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毀譽不公自古所患孔子
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况於毀乎浚曰陛下於
毀譽之際曲留聖意如此羣臣之幸 上曰使其人
誠非才則言者不可謂之毀也在於考其實而已

鎮江建康府淮南東路宣撫使韓世忠為少保充淮
南東路宣撫使鎮江府置司時世忠與劉光世張俊
相繼入覲世忠奏敵騎引去陛下必喜 上曰此不
足喜若復中原還 二聖乃可喜耳然有一事以卿
等將士賈勇爭先非復昔時懼敵之比所喜蓋在此
也後數日 上以諭輔臣趙鼎等贊 上誠得馭將

之道

臣留正等曰漢高祖收天下豪傑頤指氣使如驅羣羊權略固高遠矣韓信假王不因躡足以止其怒幾敗乃事大抵以術數御物者以技有時而窮也太上皇帝駕馭諸將出於誠信雖辭色閑暇而披靡震驚不敢桀黠者專以君臣分義折伏其心故也劉光世不欲受杜充節制上怒曰豈容跋扈如此遣使諭旨即奉詔過江復以銀合茶藥賜之張俊入對論及劉光世解罷軍政有登仙之歎上曰卿初見朕時何官曰修武郎上曰是時家貲如何曰貧甚嘗從陛下求戰袍以禦寒上

劉世宣 劉光
西撫 西撫
張俊 張俊
宣撫 宣撫
江東 江東
鄺瓊 鄺瓊
州復 州復
光 光

曰今日貴極富溢何所自邪曰皆 陛下所賜
上曰卿既知此宜思自効而有羨於光世何耶俊
皇恐流涕誓以死報恩嗚呼神機妙略動與事會
與夫游雲夢以縛信踞林洗以召布孰為得體乎
上曰楚用子玉晉文公為之側席而坐今敵騎雖退
然黏罕等輩猶在朕敢忘此憂乎 癸亥起復江南
東路淮南西路宣撫使劉光世為少保充淮南西路
宣撫使置司太平州浙西江東宣撫使張俊開府儀
同三司江南東路宣撫使置司建康府 甲子淮西
統制官鄺瓊拔光州執偽知州許約遂復光州 戊
辰 上謂大臣曰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相繼入覲朕

厚錫
諸將

罷試
教官

嘉其却敵之功錫賚甚厚朕服御物有可予者亦以予之皆拜賜涕泣願身先士卒圖復中原以報趙鼎曰此社稷之幸也已已罷試教官法其諸州學官並從朝廷選差自元豐間始立是法及是言者以謂欲爲人師而先納所業求有司以幸中程度又校計格法以爭得之甚非建學校立學官之本意故罷壬申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入辭尚書右僕射趙鼎知樞密院事張浚參知政事沈與求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侍上命光世等升殿諭曰敵人南侵諸名酋皆在其中蓋有侵噬江浙之意賴卿等戮力捍敵卒伐奸謀使其失利而去朕甚嘉之然中原未復二

諭將憾
二釋

聖未還朕心慊然卿等其勉之光世曰臣等蒙國厚
恩敢不效死鼎曰臣聞降敵程師回言逆臣劉豫
敵人云光世世忠比失驩敵至淮甸異所聞其氣已
沮矣 上曰有告朕光世世忠坐少嫌意不釋然者
烈士當以氣義相許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小嫌何
足校今日朕為分之宜釋前憾結驩如初光世世忠
感泣再拜曰臣等須過聽嘗有違言至於國事不敢
分彼此今已相好無他矣乃煩君父訓飭丁寧臣等
皇懼無所容敢不奉詔鼎等頓首賀 上曰將帥和
社稷之福也

臣留正等曰

太祖皇帝命曹彬平江南潘美副

金主 亶立 陳得 一歷

之奏事殿中以劔賜彬曰副將以下有犯卿當斬
之美悚慄而退創業之初命令嚴肅不少假借而
太上皇帝乃以光武故事解兩虎私鬪使耳餘渾
濬之徒忿忮自息不失為廉藺郭李之賢與 太
祖威令事異而意同馭將之法當如此

龜鑑曰以結友之事諭世忠而世忠即負荆以謝
光世以滅怨之說勉光世而光世先致意以約張
韓此得協和之道也

是月金主晟卒立亶為嗣 二月丙子詔布衣陳
得一就秘書省別造新歷令少監朱震監視又詔川
陝宣撫司尋訪眉州精曉歷數人將所降歷日委官

臨上
安還

張致
遠言
理財

監視參攷有無差錯申尚書省 丁丑 上御舟發

平江府 戊寅命祠部員外郎張銖奉 太廟神主

自海道至臨安府 壬午御舟至臨安府行宮留守

孟庾率京官小使臣以上迎于五里外 上乘輦還

行宮 乙酉侍御史張致遠言自昔立國者兵不貴

多貴於有用財不患乏患於無節聚財養兵皆出民

力且東南土地不加廣而日以荒蕪租賦不加饒而

日以賸耗蓋緣民以力田為苦而游手者軍伍收之

避役者度牒假之强悍者盜賊死之一人耕百人食

本先瘁矣今主計者初非因任復數更易利源不講

權柄下移酒稅利源也而諸將侵之茶鹽利源也而

趙鼎
張浚
並相

堂吏私之銅鐵利源也而工賈擅之常平利源也而
憲司忽之今欲理財宜三司精擇使副或以戶部官
吏依倣三司任以職事全計經常量入爲出先務省
節次及經理則財用沛然矣詔戶部限十日講究條
具申尚書省 丙戌右僕射趙鼎守左僕射知樞密
院事張浚守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
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兩制出浚獨以軍功及專任
邊事爲言 上旣以邊事付浚而政事及進退人材
專付於鼎矣

喻樗曰時張趙二公相得人固知且並相樗獨以
謂且作樞密使同心同德亦何不可趙退則張繼

之說一般話行一般事用一般人如此則泰道長
若同相議論有不合或當去位則一番改更必有
參商是賢者自相戾也已而其事亦果如此

龜鑑曰自趙鼎之薦詔一敷而踰年張忠獻亦以
右僕射同平章矣說一般話行一般事正此時也
而忠獻之視師江上也四封之外蠶實注之忠簡
之聽政居中也四封之內種實主之每觀至公叶
濟未嘗疑忌之言與夫臣與張浚義同兄弟之奏
張浚拒行府之檄而忠簡必責其遵稟同列有奉
行文書之憤而忠簡略不以爲嫌未嘗不斂衽端
拜以爲是二公者正書之所謂襄我二人汝有合